

黄永玉

黄永玉全集

美术编

版画

CS



湖南美术出版社



全集 美术编

CBS



湖 南 美 术 出 版 社

《黄永玉全集》编辑委员会

总 策 划：龚曙光

主 编：刘骁纯 李小山

执 行 主 编：黄黑蛮 左汉中

文学编主编：李 辉

本 卷 主 编：广 军

编 委：刘骁纯 黄黑蛮 李 辉
广 军 殷双喜 徐 虹
秦 龙 邓平祥 李 一
杨 卫 应 红 李小山
邹建平 左汉中 柳刚永
郭天民 彭 勇





目录

名不虛傳





美术编自叙

個老人的同情心所致。如今老頭兒死得快，今天死一個，過幾天又死一個，剩下的老頭兒不多，物以稀為貴，所以選上了我，給我出個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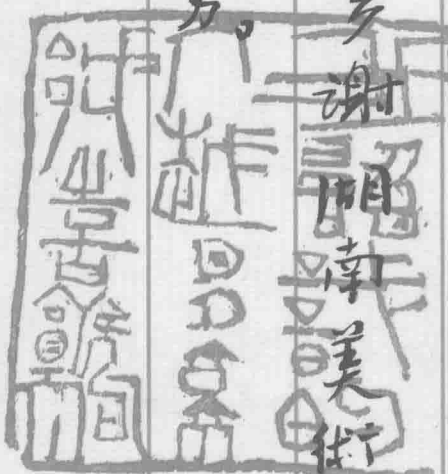
國家富強，畫畫的年青人多了起來，手藝高啦，我看了高興佩服。不懂的好壞，我還算個畫畫的嗎？

多謝

謝美田

出版社老總麾下諸將帥的費心

費力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五日

謝美田



美術篇自叙

黃永玉



「吾生也賤，故多能鄙事。」這是孔夫子說的，也很像我。

画画這行當，自古就比較接近「鄙事」。屬於「待召」之流，頂多做個「後宮行走」。

我畫々沒有根底，一邊畫一邊後悔遺憾，覺得不好，直到今天。

人喜歡我的画大概是因為我活得長，憐

榮寶齋

美术篇自叙

黄永玉

“吾生也贱，故多能鄙事”，这是孔夫子说的，也很像我。

画画这行当，自古就比较接近“鄙事”。属于“待诏（诏）”之流，顶多做个“后宫行走”。

我画画没有根底，一边画一边后悔遗憾，觉得不好，直到今天。

人喜欢我的画大概是因为我活得长，怜悯老人的同情心所致。如今老头儿死得快，今天死一个，过几天又死一个，剩下的老头儿不多，“物以稀为贵”，所以选上了我，给我出个集子。

国家富强，画画的年青（轻）人多起来，手艺高明，我看了高兴佩服。不懂得好坏，我还算个画画的吗？

多谢湖南美术出版社老总麾下诸将帅的费心费力。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五日

于万荷堂

Self-account for Works of Fine Arts

Huang Yongyu

Confucius said, “When I was young, my condition was low, and therefore I acquired my ability in many humble things.” This is very much the case with me.

Painting, as a trade, has since ancient times been more like a “humble thing”. Painters belonged to the court official category of “daizhao – waiting to be called to serve the emperor”, and at best could enjoy the right of “walking about in the imperial seraglio”.

I lack a solid foundation in painting, and feel regretful and unsatisfied while I paint. I often think I have painted poorly and still think so even today.

People like my works possibly because I have lived very long and they take pity on me. Old people die quickly now, one today and another in a few days. When not too many of them are left behind, they become precious rarities. This is why they have chosen me and decided to publish a collection of my works.

Our country is now prosperous and strong. More and more young people have begun painting and their techniques are outstanding. I am both glad and convinced. If I cannot tell what is good or bad, how can I still be counted as a painter?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the talents under the general director of Hu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for their dedication and studious efforts.

September 15, 2012

In the Hall of Ten Thousand Lotuses

美术编总序

幽默大家黄永玉

刘骁纯

黄永玉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百年史上的文学大家、雕塑大家、重彩写意画的开拓者、新兴版画的奠基人。其艺亦庄亦谐，庄谐一身，本文主要从美术方面谈他尚未被充分论述的幽默、诙谐、寓庄于谐。

知天命 从心欲

黄永玉说：“‘文革’中我也曾哭过一次，忍不住地热泪滂沱，那是读到巴尔蒙特诗句‘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世界’时，头埋在被子里，哭得像小孩子。”黄永玉本是个有泪不轻弹的刚强汉子，儿时从刑场提回人头玩过，少年时代浪迹江湖，青年时代为朋友打抱不平犯过事，后来为民主和抗日投入了新兴木刻运动，再后来当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并主持黄永玉版画工作室教学，官至中国美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委员。如此强人怎么会如此大哭？从心理上分析，这应该是半辈子追求光明却被“光明”踏在脚下的巨大委屈的彻底宣泄。

1968年，黄永玉44岁生日那天在中央美院

大规模批斗会上被揪斗并遭暴打，第二天被软禁“牛棚”，第二年被下放到河北军垦农场劳动三年。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屈原《楚辞·哀郢》）他爱画《楚辞》，反复地画醉酒，也都是一种怨愤心结的精神释放。

这次宣泄极为重要。由此，他在知天命前后彻悟了天命，故有印章“五十以后”；儿时的顽皮天性再次被唤醒，故又有印章“老夫聊发少年狂”；从而，黄永玉杜绝了老舍的悲剧在自己身上的发生，并一步步开始了他的幽默人生。古稀前后，“从心所欲，不逾矩”，大量幽默作品井喷式地创作出来，幽默人生再度升华。他的旷达、专注、智慧、幽默和顽皮，给周围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黑云压城的年代，他用他的幽默给周围的人带来生的乐趣；他逃出牛棚逛颐和园或到北海公园打乒乓球，自己很开心，倒使撞上的熟人因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而精神紧张；下放到军垦农场改造时作七言谐趣诗《喂鸡谣》，以幽默方式记农场生活。当他的作品被批为黑画时，他仍然陶醉于诗文书画，甚至陪郁闷的朋友

聊天到深夜，大家散后他才把门一关，独自作画至凌晨三四点。他越老朋友越多，全因他透着泛爱的幽默。他的幽默时而在举手投足中，时而在眼神表情中，时而在出言吐气中，时而在服饰穿戴中，时而在臧否人生中，时而在闲醉无聊中，还在他常不离口的烟斗中。他有时严肃得吓人，惊后，又感到他的严肃也很幽默。

所谓“老夫聊发少年狂”，主要是指在“少年”和“老夫”之间，他的人生和艺术一直以严肃或寓谐于庄的面目为世人所知。他14岁加入“东南木刻协会”，15岁在《大众木刻》首次发表木刻作品《下场》，19岁首次自印木刻集《春山春水》，从此一步步踏上左翼木刻运动之路。23岁加入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学生游行。由于为沈从文等知名青年文人的作品作木刻插图，黄永玉声名鹊起。新中国成立前他创作了《猫头鹰》（1943）、《拜伦像》（1944）等代表作，新中国成立后创作了《阿诗玛像》（1956）、《饮》（1957）、《小鹿你好》（1957）、《春潮》（1961）等代表作。“文革”后转攻水墨彩墨，开创了排笔

扫墨、彩绘花鸟人物的重彩写意画，创作了《水仙图卷》（1976）、《省墩》（《小鸟天堂》，1978）、《松下童子论》（2003）、《白玉兰》（1974）、《红荷图》（1976）、《荷花》（2000）、《今宵月色》（2010）、《白荷》（1973）等代表作。

如果从这段激情燃烧的历史岁月追溯到他的童年少年时代，则会看到他曾是个喜欢幽默的顽童。他6岁开始着迷于《时代漫画》、《上海漫画》，曾在家中木板墙上用毛笔涂鸦脸谱，胡乱写上“我们在家中，大家有事做”，旧迹至今犹存。11岁找了个小画友办“美术学院”并自任“院长”。他有过逃学、记过、留级、留校察看的记录，但始终痴迷于漫画。他说：“我的‘美术事业’是从漫画开始的。”

因此，黄永玉知天命前后迈向幽默人生可以说是返老还童，天性回归。大灾之年的一场大哭，“少年狂”在“老夫”身上重新被激活，“人自幼及长及衰，天道也。既无从迎接，亦无可逃避”（《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题记）。

既狂，忆及“文革”苦难也是一口的戏谑，玩笑式地搞出个永玉与永玉的对话：

“永玉京新巷居室，不及四平方米，书橱占三之一，几案盆栽鱼缸占三之二，松鼠之巢、虎皮鹦鹉之笼，架叠上下，客来无立足地。永玉指败墙语予曰：‘吾无画案，绘于斯，悬纸其上，且卷且画，十丈以上，无碍也。’”（《水仙图卷》题记）

快乐与开心

艺术中幽默的前提是精神上的旷达和逍遥。他主张艺术好玩，开心，自谓湘西刁民、凤凰刁民。据广军回忆，黄永玉看了一位求教者的画曾说：“你的画很好，就是少了一点淘气。”黄永玉说：“‘文革’时一位老先生批判我，说我画画是为了快乐，当时我在台上，我没法说话。若是现在，我一定请他吃西餐。”“没有快乐怎么能够有创作呢？”黄永玉在《水浒人物》后记中说道：“《水浒》中男女多捣蛋纵酒任性乡民……尽为余当年浪迹江湖时之朋友熟人，街头

巷宅，野火荒村，信手拈来，写日常见闻经验，边写边笑，席地坐卧，旁设茶酒，或互通新闻，或指天骂娘，混沌乐陶，不觉困惑矣。”何其旷达，何其逍遥。

20世纪80年代初，当他画重彩写意画蒙受“不是中国画”的极大压力时，他与所有革新派的慷慨陈词都不一样，只是超然地说了一句话：“谁再说我画的是中国画，我告他。”奇士才有此奇语。对于中国画的百年大论争，他好像置之度外什么都没说，又好像千回百转什么都说了。这就是幽默的力量。

黄永玉喜欢盖房子，设计古建筑。1996年建成夺翠楼，1997年建成万荷堂，2003年建成玉氏山房，还为家乡设计了许多古镇风格的吊脚楼。人问此兴何来？他说：“这大概也是一种玩法。”

他作品奇多，所以他说自己“全靠流汗吃苦”。但他甘愿辛苦，因为在他看来“工作就是一种最好玩的事情”。

1977年他为毛主席纪念堂画的大画《祖国大地》，反响热烈。记者采访时不断追问，一